



怀念一棵老树

王士龙

入秋后，下了一场大雨，郁积的雨水顺着蛀空的树洞，终于将老树残存的树墩冲毁，塌成半米深的土坑。父亲挑来红土，将之填平夯实，以便行走。至此，老树作为生命的存在，已经了无痕迹。曾经的繁盛徒留满目空寂，情郁于中，我不免有些怅然若失。

老树其实是楸油柿树，相传为曾叔祖所植。盛时的老树枝繁叶茂，高逾二十米，需两人方可合抱，荫蔽了近半亩地。六十年前，祖父起厝，老树正值壮年，秋天收获的柿子就有好几担。祖父不忍伐去，退后数米抬高地基，依山势建起了祖屋。三十年前，邻人建小洋楼，砍去老树西、北朝前的主干，并在树下浇筑了水泥。经此劫难，老树每况愈下，日益衰朽。十几年前的一个台风雨夜，老树的主干全部断裂落地，仅在临近祖屋留下一根碗口粗的侧枝。正当人们以为老树会就此枯死，没想到来年春风轻轻地一声召唤，这侧枝竟然生机重现。可惜祖母过世的那年春天，老树再没发芽！七年过去，朽烂的枝干不时断落，最终只剩下一个枯树墩。

人为的斫毁、风雨的侵蚀、白蚁的蛀食，不到三十年，老树走完了从盛年到生命完结的历程。十几年来，每当看到晚境如此颓唐的老树，我总是伤感不已。几担红土，能掩埋老树百余年的过往，却怎么掩埋得了我的记忆呢？于是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一帧帧画面叠加组合，老树重新醒来，满树风华……

仲春，群芳将歇，老树才不疾不徐地发芽吐绿。但仅几天工夫，便绿满枝头。临近清明，浸润雨水的苞三五成群，偷偷隐于枝头。柿花的花骨朵呈白玉色，形如商代的方璧。柿花是朝下开放，花的顶端有绿色的花萼，花冠是四片米黄色的花瓣。微风过处，嫩绿明亮的柿叶随风吹拂，露出的柿花仿佛一张张迎风而笑的俊秀小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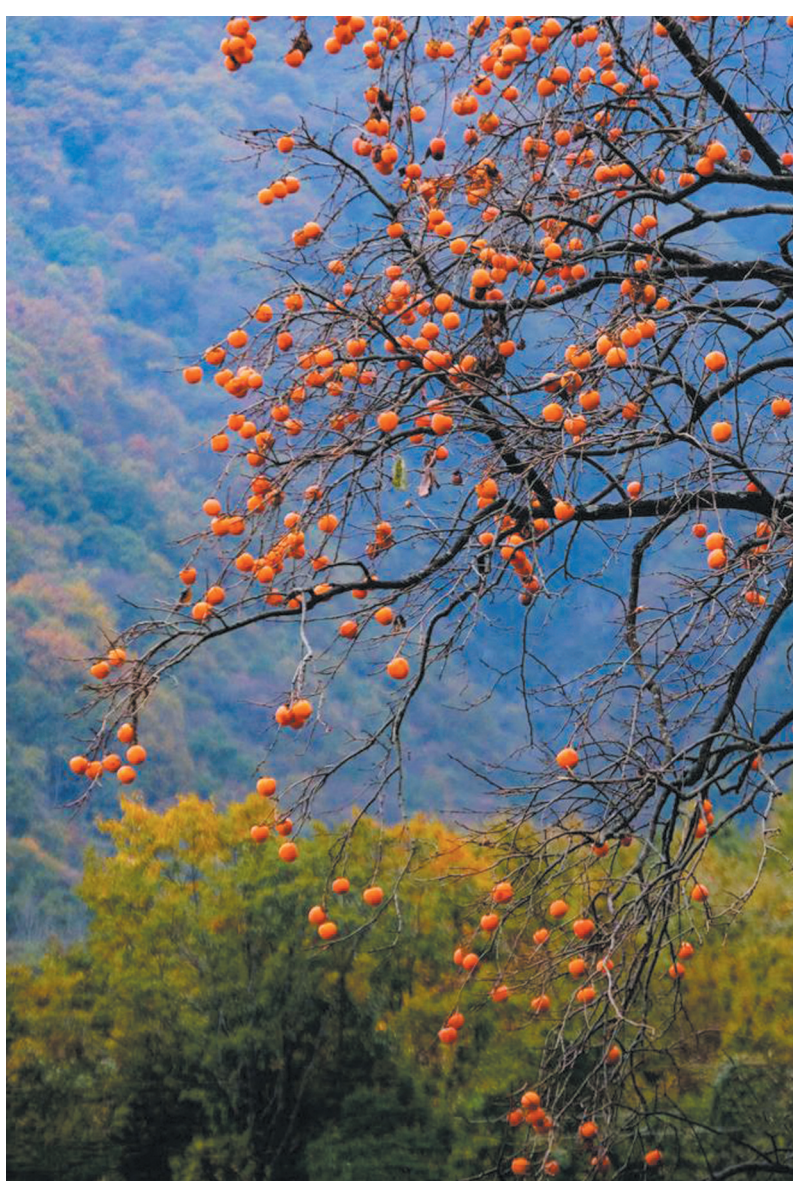
荔枝花有“十花一子”之说，柿花则有“过之无不及”。柿花掉落的时节，祖母

就会吩咐孩子们带上搪瓷碗去捡柿花。站在树下，满地落花。清风徐来，闭眼细听，可听见柿花“簌簌”落地的声音。捡回的新鲜柿花自带特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柿花在水中轻轻洗过后，孩子们精挑细选个大的柿花，拿来针线将柿花一朵朵串满，再打上结就是一条柿花项链了。串好的柿花项链，孩子们喜欢把它佩在颈上戴在头上，笑着跑着。或许，在天真无邪的孩童眼里，此时的她们才是世间最美的姑娘。剩余的柿花，祖母会晒干收藏，据说有清热生津、健胃消食等诸多药效。

仲夏，柿子已经比成熟的人心果略大。雨水充沛，树下常有青果落下。在孩子们看来，这些落果也是不能浪费的。孩子们捡回这些落果，摆在埕沿，用鹅卵石逐一砸开，取出柿籽。此时的柿籽色白如玉，形似半月，洗净后放嘴里细嚼，虽然素然无味，但清脆如软骨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看到一地被砸烂的青柿，祖母常常哭笑不得。只有母亲才会责骂孩子们几句，因为迸溅的柿汁一沾到衣服是洗不掉的，但孩子们依然乐此不疲。盛夏的暑假，浓荫蔽日的树下，又是小伙伴们午后消暑的好去处。滚铁环、跳皮筋、“闹革命”，孩子们玩着那个时代的游戏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蝉鸣的夏天。

“洲白芦花吐，园红柿叶稀。”秋意渐浓时，柿子由桔绿转为橙黄，硕果累累。柿红鸟先知，鸦雀们不安分了，总是先下“嘴”为强。霜降一到，一树金黄，就可以老少齐上阵去采摘柿子了。看着满筐满筐的柿子，人们笑逐颜开，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采摘下来的柿子，经过去皮、暴晒、揉捏、倒籽等多道工序，在阳光、温差、时间的调和下，才最终成为柿饼。成形的柿饼，祖母会放在铺有稻草的陶罐里贮存。等到柿饼挂霜后，就是人们饕餮的时令礼品了。不过，柿饼析出的柿霜，洁白如雪，冰爽甜蜜，那才是孩子们的最爱。

干枯的柿叶是柴火灶起火的好



材料，柿叶纷纷飘落时，孩子们就会背起竹筐，抢救柿叶。入冬，叶子越落越少，孩子们就削尖木棍去戳柿叶。叶破挂棍，一片片戳成一串就可以推进竹筐里了。不过，看到刚飘落的柿叶，孩子们不忍下手，常会弯腰拾起，痴痴地端详许久。这些冬天的来信仿佛绣上三秋斑斓，自带严寒的气息。孩子们知道，等到冬至时最后一枚柿叶掉落，寒假也就不远了。抬头仰望，留给鸟儿们越冬的柿子日渐稀少，枝头上每天都上演着声乐版的南宋名画《果熟来禽图》。待到寒

冬腊月，繁华落尽，老树静默着，开始蕴蓄新的生机。这时候，祖母常独坐在树下的砖埕，守着老屋晒着太阳。远远望去，老树、老屋、老人，阅尽人世沧桑，安静祥和，又是入画的一景。

冬去春来，春去秋又来，老树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地轮回着岁月，轮回成几代人的家族记忆。我知道，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不可逆转，属于老树的时代终将落幕；我只是奢望，这场告别可以再晚一点，再长一点！因为，在我心里，不仅住着人，还住着一棵树！

点亮我们成长的心灯

——老师的十二时辰

吴欣妍

金秋佳节，正值开学季，连时间仿佛也正迅疾演化为某种盛大开篇。步履匆匆的老师，以独有的韵律敲响校园里的每一个时辰，那不仅是时间轴上的一个温柔注脚，更是点亮我们成长的心灯。

卯时，天已破晓，太阳缓缓升起，第一缕阳光柔柔地洒在校园，照射在草地上的露珠，映射在路旁的小渠，泛起层层虚影，波光粼粼。老师早早起床，吃早餐，准备上课，整个校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辰时，老师和我们在朦胧的晨光中齐聚教室。早读时，老师的声音响起，如春风拂面，温柔而有力。他们用生动的语言唤醒沉睡的智慧，让知识的花朵在我们心中悄然绽放。我们瞪大眼睛，仿佛看到了知识的海洋在眼前翻涌，思维开始变得活跃而敏锐。

巳时，课堂上书声和嬉闹声，构成了上午最美妙的音乐。在知识的

田野上，老师用心血浇灌，他们的教诲如同甘露，滋养着每一颗渴望成长的心灵。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，茁壮成长，眼神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
午时，校园里的树影被热风拂动。下课的欢快铃声回荡在教学楼里，为彼此盛开的青春欢欣鼓舞，与你我的声音堆叠在一起。午后的校园宁静而温馨，老师默默守望在教室的一角。他们的目光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给我们最坚定的支持与鼓励。在暖阳的照耀下，让我们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

未时，阳光给人一种温暖明媚的触感。在时光的流驶中，老师不辍耕耘，他们的付出如同细水长流，滋养着我们成长的每一寸土地。在溪流的陪伴下，我们学会了坚持与努力，他们知道，每一份付出都会像溪流一样汇聚成成长的海洋。

申时，老师组织课外活动。他们带着我们在操场上奔跑、嬉戏，篮球场上，青春肆意的少年在训练中培养了团队精神和拼搏意识。操场上，老师的鼓励在耳边回响，让我们勇敢地迈出探索的步伐，在团结中学会成长，那激情在青春里永远闪亮。

酉时，晚霞染红了天边。老师还在教室里进行课后辅导，与我们共同沉淀一天的收获。他们的笑容如同晚霞的余晖，温暖而美好。在晚霞的映衬下，师生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，彼此分享着成长的喜悦和收获的幸福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而温馨。

戌时，夜幕降临，老师卸去了白日里忙碌的工作，回归家庭的温馨，却又拿起电话与家长沟通，将我们在学校的表现一一告知，为了我们的成长搭建桥梁，让爱在家校之间流淌。

亥时，喧闹的人声散去，热闹了一天的校园又恢复了安宁。老师的案头

却亮着一盏孤灯，备课笔记上的字迹越发清晰。他们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情境，斟酌每一句引导的话语，将知识的种子仔细筛选、包装，只为在课堂上能精准地播撒在我们的心田。

子时，星星枕在月亮肩上，也似睡着般。老师或许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，躺在床上却仍在思索着教学中的点滴。那些课堂上我们困惑的表情，那些还可以优化的教学环节，如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一一闪现。

丑时，万籁俱寂。远离尘世的喧嚣，远离繁华的打扰，此时的校园，听得见蛙叫虫鸣，听得见树叶婆娑，一切都是如此的安宁。老师与我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寅时，夜更深，梦更沉。在梦的边缘，老师的梦境却愈发清晰，那梦境中一定有我们热闹的课堂，有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，有一道道求知若渴的眼神……



家风如春雨

王宝星

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家庭，我们家似乎没有什么规矩的家风家训，只有憨厚老实的父母经常在耳边唠叨，做人要诚实守信、勤俭节约、乐于助人、尊老爱幼之类的话。时间长了，也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若说家风，就想起了母亲，母亲是一个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虽从未进过学堂，却是我们家的主心骨，对我们家、对我们姐弟三个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小时候，我一放学回到家，看着母亲忙前忙后，就帮她生火做饭。我想着生火嘛，就是要柴多，就在整个灶膛塞了许多柴火，嘴巴使劲地往里面吹风，却总是只冒烟不见火苗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把自己弄成了大花脸，更把整个厨房弄得烟雾缭绕，母亲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人心要忠，火心要空！”母亲从柴火堆里拿起一根木杆，往灶膛里柴火中间轻轻一挑，再吹一下风，火苗一下就窜出来了，而且越烧越旺。我一下子就理解了“火心要空”的意思，原来下面架空的柴火才更容易燃烧。我问母亲：“那‘人心要忠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母亲说：“人心要忠就是说为人处世要诚实守信，堂堂正正，不能弄虚作假，偷奸耍滑。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长大后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！”

要说家训，“要清廉正气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不贪百姓一分一厘。”这是我的父亲经常说的，他一生也是这么做的。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一名退役军人，当过民办教师，因工作能干肯干，走上学区领导岗位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父亲在任期间，是出了名的“死脑筋”，不管对谁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是一碗水端平，讲原则讲规矩，从不收受贿赂、优亲厚友。不少有“小心思”的人埋怨爸爸不懂“人情世故”。有一次，一个家庭条件较好的人想送礼办点私事，他知道依父亲的行事风格，不仅不会收下，还会给他上一堂“政治课”，所以就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把礼品偷偷放在家里，侥幸试试。在那年代，这礼品可是稀罕东西，但是不出意料，那礼品还是物归原主。不仅如此，性情耿直的父亲，还把送礼人训斥了一顿。

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我始终记着父母的话。上学期间，认真学习，尊敬老师、团结同学；参加工作后，兢兢业业，与同事们以诚相待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我更是牢记父母的话，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，时刻鞭策自己做一名忠于党组织的合格党员。从小学教师到城市管理岗位，从市场监管再到乡镇行政岗位，无论身居何职、身处何地，我始终记得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、办成事，让领导放心、同事称心、邻里舒心。

如今，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，也逐渐读懂了父母的言传身教，理解了父母的呕心沥血和苦口婆心。一次周末，我带六岁的二宝去超市购物，买了好多东西回家，到家后我俩核对结账小票，发现一包玩具卡牌没有付款，我下意识地问孩子：“宝宝，收银员肯定是忘记给这个卡牌扫码了，怎么办呢？”只见他歪着脑袋很认真地思考一会儿回答：“爸爸，我们还是回去一趟吧，不然，那个阿姨肯定得受批评了，你不是经常说不能占人家便宜吗？”孩子稚嫩的话语让我欣喜不已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这就是家风的传承吧！

大姐大哥长大后生活虽然平平淡淡，却也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诲，无论是做生意、工作、与人相处，都能以诚待人，踏实做事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良好的家风让我们全家人不仅自己过得安心踏实，也因此收获了亲戚朋友、左右邻舍的信任和赞誉，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嘉奖，母亲2014年被翔云镇政府评为“好婆婆”，我的小家家庭2023年被泉州市妇女联合会评为“泉州市最美家庭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母一天天变老了，但是那些朴素的话语却常常在我耳边响起，虽然是简单的小唠叨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大道理。我坚信，这良好的家风一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照亮我们这个家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指引我们乃至后辈一步一步，踏踏实实走下去。



九日山

吕少京

九日山巅
天际一抹斜阳
温柔地涂抹着古道
石阶上，岁月的痕迹被时光细细雕琢
古碑静默
述说着过往的辉煌

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
波涛中回荡着先人的祈愿
祈风碑立于风中
仿佛还能听见那遥远的涛声
古道旁，青苔覆盖了千年的梦想
石径蜿蜒
引领我们穿越时空

山腰之上，茶香悠悠飘散
竹篱茅舍，闲逸中藏着岁月的故事
山之高，极目远眺海天一色，
云起云落，心中自有万千感慨

晨钟暮鼓
在空旷的山谷中悠扬回响
梵音如丝
轻轻拂过每一颗疲惫的心灵
佛塔在密林深处若隐若现
禅意随风飘散
融入每一个访客的梦境



故事会

1982年，十七岁的刘老师刚从师范毕业，便被分配到我们小学，担任四年级班主任。

开学首日，刘老师迎来了第一个报名的学生。那孩子打着赤脚，身着一根系着皮带的半短裤，个子小小的。学生进门报名时，将冰棒箱搁置在墙角，而后从箱中拿出一大沓钱。刘老师开好收据，告知需交四元。学生递上钱后，请老师慢慢清点，一分、二分、三分、五分……共计二元八角，还差一元二角。学生说：“等我今日卖完这箱冰棒，把箱子退还给老板，拿回押金，明天就能交齐剩下的钱了。”刘老师一手搭在小学生的肩膀上，一手握着那一大沓二元八角钱，双手微微颤抖，情绪也有些激动。他知晓了，今天第一个报名的是个乡村苦孩子。

这苦孩子其实不算太苦，他有爹有妈，父母虽都已年过半百，老爹患有

痲疾，却仍撑着病体当碾煤工人，老妈做保姆，每月收入六元。

苦孩子似乎不知苦，他心怀梦想，满是期盼，整日乐哈哈的。尤其是冰棒销路不错，一天下来能挣个三角多。算算账，过完暑假，学杂费肯定有着落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比谁都高兴。

虽然他后来如约交齐了学费，上课表现也可圈可点，成绩不错，然而，刘老师却渐渐对他表现出失望和不解。他不做作业，偷偷背着冰棒箱来学校卖冰棒；夜间，但凡哪里有露天电影，他都要去赶场，既挣了钱又看了电影。有一次，刘老师与同事们去看电影，卖冰棒的同学在人群中与他撞了个正着。四目相对，老师气愤不已，学生羞愧难当，低着头被刘老师撵到“野”狠狠批评：“作业做好了没？”“这么小就成了财迷，长大后肯定是个拜金主义。”“学习第一还是挣钱第一？”他一声不吭，最后才

哀求道：“老师，让我赶快去把这箱冰棒卖完好吗？不然我今晚既要亏钱，又要吃烂冰棒。明天中午放学你留我批我到几点都行。”说完，便跑到人群中继续卖他的冰棒了。

没做作业和“财迷心窍”并未太影响他的学习成绩，刘老师的苦口婆心也没能让苦孩子回头。卖冰棒成了他读书以外的兼职，除了交学费，他还能自己添置学习用品，没花家里一分钱。本地热映的电影他都十分熟悉，有时还能绘声绘色地给同学讲述一些电影情节。但这一切都未能让刘老师满意，他总觉得若这孩子不当“小财迷”，学习会更好。

后来，刘老师在某个周末惊讶地发现，他又卖起了新商品，在公路边沿路卖起了爆米糖，在当地电影院门口卖瓜子。这回刘老师坐不住了，他决定去家访一次。

一进家门，十七岁的刘老师个子不高，头却触碰到他家低矮的门顶。一见到家长，刘老师就把准备好的愤怒一股脑撒向家长：“你这家长是怎么当的？得让孩子好好读书，怎能容许他去做生意？他耽误了学习，也会耽误前途的。长此以往，长大后他只能是卖冰棒的小贩！”家长喘着粗气，无奈地说：“不都是家境逼出来的吗？”刘老师走后，孩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，很久才出来。

当时，学生虽然很小，但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处境与遭遇，也理解长辈的无奈，更理解刘老师对他的种种不满意，刘老师的那份愤怒其实是希望他专心把书读好，这“愤怒”其实是一份教师之责，一份对学生的厚爱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还深深地记住刘老师那份温暖的“愤怒”，这份“愤怒”让他终生怀念，弥足珍贵！